

冬日的暖阳

王磊斌

精与酱油料酒的盆中渐等入味。

等母亲摊完蛋饺皮，炉子与煎锅便又轮转到了父亲的手中，父亲会倒小半锅的油，待到油热了，然后将一截截马鲛鱼夹到锅里，摊展在残有蛋渍的油面上，等一面泛黄了，便立即换一面煎炸，不一会儿一盘酥香可口的油炸马鲛鱼便烹制完成了。

父亲煎炸马鲛鱼的同时，我总爱偷吃上几块，顾不得刚出锅的烫嘴，嫩酥酥的鱼肉匣着蛋味的油，令我吃着这块又念想着下一块。自然，我也会调皮地给正在为蛋饺愤愤腾腾不出手的母亲嘴里塞上那么一两块。所以，父亲每次炸完，那原想着装上满满一盘的计划总是落空，以至于后来每次烹炸都故意为我留足了存量。

紧接着，父亲会把炸好的马鲛鱼小心翼翼地剔去鱼骨，只留下鱼肉，然后将鱼肉集中地放置在一个盆内，而母亲会把葱花、蒜泥、姜末撒入其中，并倒上些许醋汁麻油，用筷子不停搅拌，然后

一小团接着一小团地包入蛋饺皮中，不一会儿，一扇扇炸鱼馅蛋饺就展现在眼前了。这般的炸鱼馅蛋饺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只用小火慢焯一遍或者在笼上蒸上三五分钟即可，简单快捷却又那么鲜美。故而在冬日里，炸鱼馅蛋饺成了我主食的标配。

哎，就光想一想，心就很暖很暖，可短暂的暖意后，却是那般忧伤且惆怅，好久没归乡了，也好久未回家了……

我之所以那么清晰地记得，是因为那时那刻初冬暖阳晴空碧，几缕白云，湛湛蓝如洗；我之所以那么清晰地记得，更是因为那时那刻初冬暖阳驻笑靥，一家团聚，灼灼烘彼心。

我应该怎样向你叙述犹如钱江潮一样奋进的胆剑精神在两千五百前的卧薪与尝胆？我应该如何向你描绘脱胎于上虞的青瓷那种至纯的颜色，数千年铺陈着浙江的绿水青山？我应该怎样拉着你走上高高的拱宸桥遥望中国大运河惊天动地的南北贯通？我应该怎样字正腔圆地介绍，我们的天堂杭州除了做过吴越国都之外，还做了大宋的繁华首都？

关于这一万年的辉煌，我还必须提及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描绘的，实际上是我们整个的水墨浙江我还必须提及王阳明，他的“阳明心学”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了一条多么活跃的清流

当然还必须说到陈望道，他在浙江的腹地里翻译了石破天惊的《共产党宣言》当然，这就说到嘉兴南湖的那条红船了船舱里，怎样坚定地走出了了一个革命政党

每一次我们谈起浙江，都是这么深情，眼含热泪就如谈起父亲，谈起母亲，谈起土地，谈起阳光只因为，故乡的血脉，紧紧地连接着我们只因为，在祖国的神圣的怀抱里我们浙江，永远光芒跃动

（为浙江博物馆之江馆“浙江一万年：浙江历史文化陈列”大展而作）

每一一次我们谈起浙江，都是这么深情，眼含热泪就如谈起父亲，谈起母亲，谈起土地，谈起阳光只因为，故乡的血脉，紧紧地连接着我们只因为，在祖国的神圣的怀抱里我们浙江，永远光芒跃动

（为浙江博物馆之江馆“浙江一万年：浙江历史文化陈列”大展而作）

如果站在岱山岛的滩涂上，在潮声中抬头仰望，你大概会看到一轮青铜器一样的大月亮。海面上潮湿的气息随着夜风四处游荡，虫鸣就在岛屿间层层叠叠地响起。

月光漫成了天上的海，而云层就是翻卷的波涛。

在天上的海和地上的海之间，世界无比辽远。一条渔船摇晃着行走其间，特别像我们摇摆不定的人生。它的头顶是天上的飞鸟，脚下是水里的飞鱼。月光下，成千上万的生物存活于世间，他们都在经历着各不相同的人生。

渔民穿着胶鞋，在潮起潮落间，越过滩涂，踏上沙滩，踩上礁石，他们跳进一条一条渔船，拔锚启航。渔民和牧民、山民、农民，其实是一样的，他们都有一种独特的生活。渔民在海上捕鱼，顺便打捞月光，也在打捞一个日子。

他们从前夜观星象，根据风向潮流判断下网的方位。他们现在借助北斗卫星定位，在驾驶舱内注视着鱼群探测器和各种仪器，通过操作机械化的设备在海上打猎，或者放牧。他们依旧不辞辛劳，在凌晨的海面上看到澄净古老的月光。他们在月色下，不是诗情万丈，而是打鱼谋生。

一个同伴打开船上挂着的所有灯泡。其他负责拉网的人就靠在船舷上，开始和月光一起等待。他们知道海底也有丘陵和山川，夜行的鱼群正翻山越岭地赶往这里。趋光的天性让渔民轻而易举地困住了它们的后半生，就像他的父辈们当年被大海困住了人生一样。

渔民的耳朵动了动，洋面底下来自四面八方的拥挤越来越密集，他于是想起了很久以前，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渔歌号子：一拉金来，嘿哟！二拉银来，嘿哟！三拉珠宝，亮晶晶哟，大海不负钓鱼人哟，嘿嘿哟！在渔民低声哼唱的渔歌号子里，他看到了小时候第一次跟着阿爹出海时的情形。阿爹和同村的叔伯们沿着木船的船舷朝水里投下渔灯，无数的鱼便像扑向火光的飞蛾一般疯狂涌来。阿爹他们整理好墨绿色的渔网，放下船去，片刻就可以起网了。

还是孩子的他不知危险，跑到船舷边去看，被阿爹骂了回去，只好节制整壳，探出一颗脑袋，看大人们有节奏地奋力拉网。他久久地盯着阿爹作业时的脊背，觉得那是一张随时能把月亮射下来的弓。

夜深了，星光跳在“河王”黑黝黝的皮肤上，在湖州的黄沙路上（现改为红祺路），我请他尝尝非常有名的丁莲芳干张包子。尔后，在晚风中我们一次次地紧握，又一次次地放开……

从那以后，我俩借助鸿雁互通信息。真高兴，他继续徒步考察黄河之后又徒步考察长江。尔后，又考察了叶尼塞河、伏尔加河、尼罗河和密西西比河等世界著名河流，还写了几麻袋笔记，真是令地质学界惊诧的壮举呵。

这次颁奖给他的中国探险协会是国家一级社团，是中国探险产业的行业协会。这实份荣誉对于杨联康来说，确实是来之不易的。谁能忘记这位用360天时间，从黄河源头徒步走到黄河入海口；又用750天时间，从长江源头走到入海口的“河王”？

艺境



粉画《湘湖晨辉》奚忠毅

心香一瓣

回首读“河王”

周孟贤

偶然读到一条消息，去年，在首届中国探险者大会上，评选出了五位荣获“中国探险终身成就”称号的探险家。其中，有一个我很熟悉的名字——杨联康。

他是著名河流发育史专家，具有“河王”之称。

回忆当年，我是从《光明日报》上“认识”了他。记得1982年6月初的一天，激动不安的我忘了坐下，一直站在办公室窗口反复捧读记者跟踪采访的报道——一个壮汉经历了人生的磨难，曾经瘫痪在地，为完成心中热爱的事业，他咬牙忍痛锻炼身体，他开始学会站立，尔后学会走路，尔后卧睡大树下以检测自己的体质，尔后拿了九千元补发工资自费徒步考察黄河……

那天，我目不转睛地凝视与文字一起配发的图片：黄河源头的他，满头长发、满脸风霜，头戴一顶草帽，手拿一根探路用的树枝，深陷的双眼闪烁乐观而坚毅的目光……

——我在心里轻轻地自语：记住这位第一个徒步考察黄河的著名地质学家杨联康。当晚，我一口气写了一首抒情长诗《黄河的儿子》。

从此，我开始了“单边”行动：我关注他的行踪、他的生活现状。我很想与他倾心交谈，很想听听他内心深处的所思所想：坎坷中的他是怎样挺过来的？什么眼里总是闪烁着坚毅与自信的目光？我很想和他彻夜长谈！

真是老天作美，天从人愿：为考察京杭古运河，他划着皮艇到了湖州。

我得知悉后高兴得中饭也不吃，踩着28寸的自行车前往——我握紧了“河王”的手：“老杨，您好！”“您怎么认识我？”“我那年为您写了一首长诗！晋陕峡谷的考察太艰险太艰难……”非常意外的老杨不住地拍打我的肩膀：“是的是的！”

紧握之后，还是紧握。是夜，我走进他下榻的招待所。他不断地点头认可长诗中他在黄河源头艰难处境的描

寒雀下空庭

路来森

天寒，地冻，于是，生活于天地间的麻雀，也就“寒”了。寒雀，这名字真好。给人一种风寒瑟瑟的落寞感，给人一种苍苍凉凉的茫然感。

宋人杨万里，写有一首《寒雀》诗，诗曰：“百千寒雀下空庭，小集梅梢话晚晴。特地作团喧杀我，忽然惊散寂无声。”

麻雀，喜欢群居，群栖群飞，而且，冬天里，此种现象，表现尤为突出。雪后黄昏，一群麻雀，霍然落于庭院之中，一些，还停留在梅枝上，叽叽喳喳，在窃窃私语，在互相交流，看上去，是那樣的欢喜，那樣的喧闹，好似故意搅成一团，对我喧哗，使我烦闷；可是，蓦然受惊，这群麻雀就飞走了，于是，庭院寂然，复归于静，难免，又给人一份落寞，一份岑寂和萧索。

诗人，自是“多情”，“闹”也不是，“寂”也不好，其实，干麻雀何事？

不过，“雀落梅梢”，这情景真好，真是诗意。也许梅花正开着，也许还是含苞待放状态，但不管怎样，都有一种梅寒、梅瘦之情态，都散逸着清冷的香气。

或许，那麻雀正是被这“冷香”所吸引，所以才熙攘，所以才喧闹。麻雀，跳来跳去，喋喋不已，于是，雪花乱溅；于是，梅片乱飞、梅香飘逸；于是，栖落梅梢之上的，那寻常的麻雀，也就多了一份风流蕴藉。

天虽寒，地虽冻，但或栖或飞的麻雀们，依旧生机勃勃。

杨万里的诗，是写实。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对之，自是多有所见，多有感触。

昔年，我居住乡下，庭院一方，所见情景，犹然历历。

冬日的早晨，起床推户，庭院内落满了一地的麻雀，纷纷扬扬，剥啄杂然。一听到开门声，便哗然飞起，洒落于对望的树木之上，或者屋瓦、墙头之上。静心望去，仿佛每一只麻雀，都是早晨的一个精灵；小小的眼睛中，弥漫了惊慌，却依然如稚子一般纯真地望着你，让人觉得楚楚可怜。它望着你，你望着它，在生命的对望中，你除了同情和怜悯，更多的却是心中洋溢的欢喜——

寒冷的冬日，因一群麻雀，而活力四射。

不过，于我，倒是更喜欢麻雀稀落的那一番小情景：只有几只麻雀，栖落庭院，布散着，或静思，或觅食；静思的，身体缩作一团，安然如禅定的小和尚；啄食的，啄啄停停，小脑袋扭来扭去，活泼灵动如调皮的小顽童，看上去，就叫人生一份莫名的欢喜，觉得这个冬日，真是又安静，又祥和——似乎，岁月静好，从几只麻雀身上，得到了形象的诠释。

然则，栖于枝，才是麻雀最常见的一种生命状态。

宋人崔白，画有一幅《寒雀图》。

枯树一株，树色灰黑，铁一样的颜色，散发着阵阵寒气，见得出冬日的寒冷；枝杈纵横三五枝，虽粗却不，看上去，却俱是坚硬、遒劲；麻雀七八只，多栖于枯枝之上，栖于枝者，形态各异，情状不一：一雀，扭头翻啄，似是在用自己的小嘴巴，梳理羽毛，一派安闲、自得之状况；两雀，上下相望，似在窃窃私语——是夫妻情深，还是兄弟怡怡？另一雀则伸颈探头，望向一脚爪倒挂枝上的雀儿——是殷殷嘱托，还是表达倾慕之情？独一雀，振扇于半空之中，脑袋前探，尾巴高跷，扇动的翅膀，伸展开，感觉，仿佛整个麻雀周围的空气，都在颤动——飞雀，用它颤动的翅膀的力量，划破冬日的严寒，照射出一道耀耀的闪电。

冬天，枯木，因了只只形态各异的寒雀儿，整个画面就活了——活泼、灵秀，喜感满满，生机勃勃——冬日，氤氲着一种鲜活而饱满的温暖氛围。